在过去……

（散文） □文／李春燕

以现在为界线，以前是我的过去，今后是我的未来。我的过去是不见落日和霞光的黄昏，我的未来是晴空中忽隐忽现的白云，揣摸不到它的踪影。渐渐地当平淡的日子一天天地捱过后，留给我的是："今人百不如昔"的愁绪感叹。这样今天将要发生的事不觉又要成为过去，"过去"告诉我：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如此。这样一想，我对昨天、今天和明天都能从容以待了。

1995年的元旦，是一个大雪天。

清晨，我早早地起床，将熟睡的儿子锁在家里，迎着大雪，去买菜。在这个工厂里，买菜是每一个职工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超过十点钟，就什么也没有了，厂区附近没有一家买熟食的小店。如果清晨买不到菜，这一天只有靠方便面度日。

因为是过元旦了，我买了两斤排骨面和白菜。回到家，撂下肉菜，我的儿子还在睡。这个家时常是我们母子二人的身影，在这样的雪天里不免又增加了几分凄凉。雪纷纷飘落在窗户上，窗外是一片耀眼的雪光。我感到浑身发冷，脱掉外衣，重新钻进被窝。

"哨哨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谁！"

"是我，开开门。"声音很熟悉，有点象我们的主任。我急忙穿好衣服，从还没暖热的凉被窝里钻出来。

果然是主任，他戴着一条围巾，上面还散落着星星点点的雪花。他急切地对我说："李春燕，你得进去加班。"我非常惊讶和蹊跷说："主任，你有没有搞错，今天是元旦，是国务院规定的法定假日，你还嫌我活干少了不成？"

"知道，知道，今天是特殊情况，你也知道工厂正在搞技改。唉！就等于你给我帮个忙吧！活卡到咱们这道工序，我不好向上交待。"看着主任那副近乎哀求的神情，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原来主任找到我已是第五家了。前四家都碰了钉子，因为今天是元旦，有的回家过节，有的因自已的"资历"在元旦这一天拒绝加班，所以主任敲响了我家的大门。我没有外出，既年轻，又没有"资历"，只能以无言默许了主任。

我叫醒了睡梦中的儿子，替他穿好衣服。给他煮了两个热乎乎的鸡蛋，让他拿在手里暖手。背着儿子，送到儿子的大姑家。

出来后，我买了一包方便面，揣进我的大衣兜，向厂区走去。

雪花柔软地飞舞，静静地折射着银色的山峰，瓦檐映日，黛绿覆盖，梧桐树上积雪坠落下来，象棉絮一样扑散在我身上。

到车间，吓了我一跳。放假前，我将工作台上收拾的干干净净，今天却堆满了要清洗的光学玻璃。总共有四十多盒，难怪没人来呢？怎么办？既来之，则干活。我是多么希望我们这个多年亏损的厂子能好起来呀！工厂投入二千万元搞技改，成功与失败在此一举。只要技改能成功，我愿意干。我一手啃方便面，一手将光学玻璃放进汽油里清洗。

下午四点半，我将所有的玻璃清洗完毕。这时来了两个搬运工，将清洗后的玻璃装箱运往五车间。临走对我说："谢谢你啦，李春燕，明早这批货要空运到福洲，今晚五车间的人还要干一个通宵，这是技改后的第一批合同，这个月你、我和大家的工资有望了。"

他们的话，丝毫没有打动我。我在阴冷、昏暗的工作室干了八个小时的活，被汽油味呛得头晕恶心，直想吐。

我惨淡地对他们一笑，蓦然想到今天是元旦，我两岁的儿子还放在他的姑姑家。

我走出车间大门，被风一吹，吐了一地的水。我的身上还散发着汽油味。

雪，不知何时停了，厂区的路上没有一个人，远处传来老鸦"哇哇"的叫声。工厂和山庄在白皑皑的背景里显得更凄惨、阴森。雪在融化，田沟里到处有注入的雪水，留有的残雪在等待着被冲刷。此刻，我的心被这寂静所震憾，所感动，荡漾着一种暴风雨后的休憩和舒展；一个普通女工为她所在的工厂奉献后的欣喜和诗情画意般的自然风韵。生命是种体验，我找到了我所企盼的那份感觉——在1995年元旦。

人总还是要关心和回忆过去的，不一定总是遗憾。三年后，工厂因搞技改彻底失败，我也下岗了。可是，我无怨无悔：我已经为工厂尽力了！

民生杯散文大奖赛
MINSHENGBEI SANWENDAJIANGSAI
诚招天下客 情从民生来

阿列的故事

（小说） □文／王芃

阿列的大名叫什么，除了写工资袋的车间劳资员外，几乎没有人知道。大家对阿列的了解仅限于七、八年前老婆和他离了婚，孩子和家产都归女方，他被扫地出了门。随后，阿列就调到了东郊的这个大厂工作。

阿列来上班时常常是一袭皮衣皮裤的打扮，外披一件长度几乎垂地的大氅，迈着骑士般的步伐，神气十足地从车间走过。远远望去，颇有佐罗之风。三五分钟以后，待阿列换过那身油脂麻花且破烂不堪的工作服，则刹那间骑士变成了流浪汉。

车间里女工占绝大部分，可谓是美女如云，阿列自是近水楼台，向阳花木。看到相貌不错的女工或是新面孔，阿列总会热心地凑上前去帮忙干活，再就会很诚恳地邀请对方晚上去厂俱乐部跳舞；然而很不幸的是，女工们先是笑眯眯地看着阿列忙活，顺便将阿列奚落一场，最后则是声色俱厉地将阿列赶走。可怜的阿列总是吃力不讨好。好事者总爱逗阿列说某个女工对他有意思，轻信的阿列一次次兴冲冲而去，又一次次被女工们拿着毛刷、条帚四处撵打着落荒而逃。对于这个游戏，阿列却总是若无其事，乐此不疲。除过上中班的每个晚上，阿列都是风雨无阻地等候在舞厅门口。

娱乐归娱乐，阿列干活却是没得说。他极其任劳任怨，在这一方面，还是颇受女工们欢迎的。

上班干活，下班跳舞……阿列的故事似乎就是这么简单，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了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

突然有一天，阿列制造出了一个爆炸性新闻：阿列因嫖娼被派出所关了三天三夜，并被罚款三千元。好事者不请自来，三番五次地向阿列打探事情的经过，一向"门前冷落车马稀"的阿列忽如此"走红"，顿觉飘飘然，洋洋得意地一遍又一遍向听众们讲述起他的壮举来。那日，阿列无事，便去火车站闲逛，路遇一妖冶女子，那女子言语间流露出对阿列极有意思，还一再邀请阿列去她家玩玩，晕头转向的阿列便乐吱吱地跟去了。谁知那女子是个暗娼，早被派出所注意多时了，不走运的阿列只得束手就擒。神经兮兮的阿列其实什么也没干，最后，车间出面把阿列赎了回来。阿列每次讲起他的事迹时，眉飞色舞，唾沫乱溅，神情中竟有英雄凯旋般的骄傲。从此，阿列走路的步伐更神气了。

时间又过去了许久，阿列似乎又逐渐沉寂了下来；但很快，又一个石破天惊的新闻爆发：阿列被人杀了。

阿列没有住厂里的单身宿舍，而是在附近的村子里租了间农民房。村里闹贼已经很长时间了，经常是东家丢鸡西家丢鸭的。那天半夜两点多，阿列下了中班，见房东家院里有个黑影在摸索着什么，热心好奇的阿列便上前去打招呼，没料到那黑影见了他却扭身就往外跑。阿列意识到自己碰上了贼，出名的机会又来了，马上就撵了出去。也许阿列跑得太快了，那贼害怕被抓住，拿出随身带的匕首就朝阿列戳了两下，阿列猝然倒地，一切又都归于夜的寂静。

天亮后，村民们发现了倒在路上的阿列，他因流血过多已经没了气息。公安局的人来了又走了，结论是外地流窜犯做的案，人却一直没见抓住。不过，自阿列死后，村里倒是一直很太平，也算是阿列用自己的一条性命，换得一方平安吧。

天乐杯文学作品征文
天府可乐
爱勒尔纯净水
电话：8481694
西安天乐饮料有限公司出品

奔腾的太阳 汉江

（散文诗） □文／宋治玺

1

汉江，从远古走来，雄盘在神州磅礴灵秀的大地。它以犀利的鬼神之剑，劈开万山，奔向遥远。

自从祖先把第一粒稻种撒向岸边，袒露的处女地上捏出第一只陶罐，茅屋里飘出第一缕母亲的乳香，这里便开始了绵长的生息繁衍，后裔沿着岸边的黄土路一直走到今天。

江水在荒原流淌，太阳放射着光芒，辛劳的人们啊，世世代代躬耕奋斗在这金黄色的土地上。

2

船工们说，汉江上，有三千六百六十六座悬崖，有三百六十六道险滩。滩头那千叠古浪，拍岸入天。

江边那排排纤夫，弯着黑黝黝的弓一样的脊梁，紧攥纤绳，背着古铜色的太阳，拉着沉重的船帆，爬行在滩头，挣扎在窄溜溜的鸟道。那声声激扬而悲奋的号子，就是两岸人民痛苦的呻吟，抗争的呼叫，英雄的颂歌，前进的冲锋号。

3

汉江，浇灌着大山黄色的肌肤，浇灌着大山隆起的脊梁。太阳、季风伙同它在这秦岭巴山栽植出茫茫林海和无尽宝藏。

这里，野河搂着古林流淌，太阳石在风中发出雪白的歌唱，这里流泻着女娲时期的混莽天光。这里收藏着我们祖先的故事，这里是我的家乡。

4

春天，最富灵性的江岸，到处勃发着七彩的精灵，丰收的理想。如果说，那片片桑园是一只只开屏的孔雀，那倒影在江面上的茶山就是飞舞在蓝天下的绿色凤凰。

5

是谁在这丛林吹红一盆一盆的炭火？是谁在这沟沟峁峁织染着透亮透亮的红纱？是谁把夜空的星星挂满树梢云头？是谁裁剪下橘红在夕阳撒遍地角天涯？

那是汉江最烂漫的歌谣，那是汉江熟透了的童话。

那是汉江醉人的秋天。

6

龙卷风旋过来了。

汉江岸骚动了，纷乱了。

在改革潮的冲击下，人们攀登上高高的山巅，他们看到了山外世界的博大精彩。苦苦寻求富强的人们终于懂得了：必须砸烂陈腐观念的锁链。于是他们从山坳走出来，奔向长江、黄河岸，奔向沿海边，奔向九州方圆。他们跨越长城、海洋，走出了中国门。

7

汉江，以巨人的力量推动三千里波浪。虽然我们弄不清你为何汹涌而来，又为何汹涌而去，但我们已经弄清，河流是你壮阔的源泉，时代是你腾涌的力量。

你一次又一次暴涨，激励千百万儿女向上。你将万古不息，捧起未来的太阳，汹涌澎湃，奔向远方。

【新作评点】散文诗难写。难在第一要精练。既是散文式的诗，应有诗一样经过锤练的语言。第二是要有较强的节奏感，像诗一样朗朗上口，读来如听音乐一般。但散文诗又不是诗，因此不妨在用词造句上比诗章舒缓，散淡。但要切记，散文诗并不要押韵，只是一种富有诗意的有节奏感的散文而已。（请作者告知详细地址）

伴侣 喻素才

故事

（小说） □文／柏雨

我曾辗转听说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女孩深恋一个男孩多年，但一直没有勇气向男孩表白，男孩对女孩也颇有情意，只是他太粗心，他猜不透女孩的心思。他们试探着、退缩着、亲近着、躲避着——许多年了，他们就这样慢慢熬过来了。

终于有一天，颇有心计的女孩敲开了男孩的房门。那时，男孩正伏在桌子上赶制一篇小说，女孩就坐在床上翻看男孩的作品剪辑簿，心不在焉地读了一会，就放下了，她瞅了瞅男孩，鼓起勇气说，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男孩头也不抬。

我……我要定婚了，女孩怯怯地说。

……男孩抬起头，嘴张得老大，眼睛里写满问号，笔从手指轻轻滑落了。

什么时候，男孩掩饰地拿起笔，复又低下了头。

可女孩分明看到男孩子那捉笔的手在剧烈地颤抖着，女孩心中一动，但很快又镇定下来，下……下个月五号。

哦，和谁。男孩平静地问，象是在询问今天的天气或者其它什么，男孩已经感觉到自己心的麻木和僵滞。

谁？女孩楞住了，这她可没想过，憋了半天，她终于说出吉的名字，吉是他们的朋友。

哦……男孩子低下了头，不再作声，一笔一画很认真地写起来。

女孩没有走远，她偷偷躲在男孩的窗下，她看见男孩摔了笔，撕了桌子上的稿纸，而后仰靠在椅子上，盯着天花板，直喘粗气，脸色苍白。

望了一会，女孩才悄悄离开。

女孩走在春日的大街上，调皮的风舒起她的长发，女孩的心里有一种惬意的感觉，女孩想，过不了几天，男孩肯定会来找她，她还要想法子再"折磨折磨"他。"折磨"？女孩格格地笑了，多少年了，女孩是最了解男孩不过了。

一天，两天……

不知过了多少天，女孩在等待中失望，在失望中等待。终于有一天，在女孩的耐心快要消散怠尽的时候，有人无意中告诉她男孩快要订婚了。

其实，男孩不仅要订婚，而且很快就要结婚了，新娘是他单位财务科长的千金。

有一天，男孩在街上碰见吉，吉正挽着一漂亮的女孩逛街呢？

吉，男孩喊住了吉，怎不见雯？

雯是女孩的名字。

雯，我也好长时间没见到了。

你……你别给我装蒜了，男孩感到异常的震惊和愤怒，你是不是把雯给甩了。

傻瓜，雯根本就没爱过我，她爱的是你，可你倒好……哼……

男孩感到头晕目眩。

他拨通了女孩办公室的电话。

雯，在，在吗？他能听见心律动的声音。

雯已辞职了！

什么，辞职了！他惊讶，什么时候。

大约是五月四号那天。

啊……电话滑落地上。

五月四日，是他结婚的日子。

有情况

（小说） □文／刘殿学

今天下午，局里在小礼堂召开机关全体人员会议，传达省委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反对腐败的一些补充规定。

会议由周正新副局长主持。

局长和其他几位副局长，以及各科室的头头们，都一溜儿坐在前一排。

周副局长首先念了那个红头文件。念完了，说：趁今天大会，我先说几句，最后请局长讲话。这个反腐败问题呀，中央讲了多年，但效果又如何？我个人认为，关键的关键是，首先要严严实实地堵嘴，只要把那些大大小小用公款吃喝的嘴堵住，问题就好办了。据说，全国一年公款吃喝，就吃掉上百亿，差不多吃掉一个三峡。大家说，这怎么得了哇，这是经济账。再算一算政治账，那就更不得了了，干部吃喝，吃掉的难道就单单的是几个钱吗？否，吃掉的是老百姓的心、老百姓的感情……

哗！全场热烈鼓掌。

周副局长今天讲得确实十分投入，感情也很丰富。看得出，大伙一鼓掌，他情绪更加激昂：我虽然不是老干部，但是我参加工作早，五十来岁的同志都很清楚，合作化那阵子，干部吃的啥？跟社员们一起吃食堂，一顿两碗稀粥，能照见人的眼睛鼻子，喝下去，四面一转，一泡尿一尿，肚子就空了。没办法，干部只好跟大伙一起勒紧裤带。那时，干部特殊了吗？多吃多占了吗？没有嘛，就是有这个条件让我们特殊，我们也吃不下去呀同志们，现在怎样？有些人，一天喝三餐酒，吃两顿抓饭，还赚不过瘾，这是什么问题？

会场上静静的。

这时，前排的那几个头头中，不知是谁，倒响响地打了一个呼噜。

大伙看看，睡着了的那个人，是办公室孙主任。

哎，醒醒醒醒，出去尿泡尿再睡。有人小声地拿孙主任开心。

孙主任真的醒了。朦着眼，伸了一下懒腰，就站起来，往外走，他没去厕所，象有别的什么事。

一会，孙主任在门外偷偷地对局长招手。

局长就会意地出去了。

不知有什么重要的事，局长出去以后，就没再进会场。

头儿一走，前排的许多人都一个个坐不住，纷纷往外走。

大家并不很在意，因为当领导的就这样，随时随地都可能有事情要找上来，随时随地都可能碰个头，研究个事情。所以，会场并没有因为头头们的走动而受到一点影响，大家就象没事一样，仍聚精会神地听周副局长那滔滔不绝、充满豪情的演讲。

孙主任并没有走出礼堂，他象什么事情一定要找一下正在讲话的周副局长似的，从一边转到讲台后边的衬幕旁，几次想走出来跟周副局长说话，又有些不便的样子，往后退。

快8点了，礼堂里的灯都亮了。

孙主任急得没法，又走过来，掀起幕布，小声对周副局长喊：有情况，快一点完，就等你一个人了，亚都餐厅。

目为文痴

（随笔） □王宏哲

说起来羞惭。自从误入文学的迷途，文章没有写出几篇，头发倒是掉了许多，以致原来乌黑的脑壳却光亮如一只青皮葫芦，幽幽地泛着青光。这便给了那些爱讥讽的家伙以口实，每每被指了头颅戏曰："前头(途)倒蛮光明的嘛。"

受此"礼遇"不知该哭该笑，只是唯唯喏喏低了头便走。而走路亦专拣墙根，躬了腰，拢了手，一副背时的样子。糟糕的是这种样子又极容易让人联想到贼，疑心袖筒里藏了偷来的物什在急着往家赶。憋了一肚子委屈无处诉说，回家说于妻子，妻子却正因为盐不咸，糖不甜而醋又确实不酸的事无处发泄，这下正好找到了孱头，于是竖眉瞪眼，纤指一指："这怪谁来，瞧你那样儿，不偷都象个贼么。"

贼皮难脱，便只好披着。只是秉性难移，刚刚还对着那一堆书咬牙切齿，厌恶如拽着自己衣襟的妓女，而一觉醒来，早已忘却那旦旦信誓，复又变成一只虫子，贪婪地在白纸黑字间啃咬；啃咬到高兴处不由大呼小叫手舞足蹈，喜得捡了金子一般。及至夜间，待老婆孩子睡静，幽灵似地披衣下床挪至桌前，亮灯铺纸，怀了一颗即将产生一篇惊世之作的雄心，面对了一个个方框摇头晃脑娓娓叙说。不觉间东方之即白，却也文尽墨干，而自己则也泄了精似的释然入梦，梦中总是自己的大作已赫然见诸于报刊，作家的桂冠也已在头上熠熠生辉……

一梦醒来，外面的世界已是日新月异。同学张三素以流鼻涕著称，常有两条晶亮的虫子蜿蜒爬入嘴巴，而今却也混了个什么局长处长，行必车，食必宴，前呼后拥好不威风。邻居卖烧鸡的个体户李四也吃了发酵粉似的发了起来。他会时常光顾你的陋室，对你讲："写作其实就是放屁，而放屁居然也会如此不易"。末了他会大大方方地丢你一支高档烟，然后用怜悯的目光看着你说："与其放屁，倒不如写我，写了我，我发给你稿费。"

于是，也惶惶然，愤愤然，磨拳擦掌几欲效法了张三李四，但无奈天资欠佳，既无张三察颜观色拍马奉迎的才能，又无李四心狠手辣因人善宰的本事，只能想想作罢。末了，还是回到白纸黑字间啃咬。久之，则形容枯槁，衣衫褴褛，出言疯癫痴傻——这世间便又多了个笑料。以至于李四的老婆要挟儿子："再不听话长大后就让你和隔壁那人一样去当作家。"儿子呢，虽不知作家为何种动物，却亦吓得哇哇嚎哭，遂俯首臣服听命了。

听多了如此冷嘲热讽，却也不急不恼，不羞不躁，只是对了世间的万事万物冷眼旁观作沉思状。窃想，那鸡天生就是下蛋的，狗天生是看门的，而猪则从一生下来就注定是供人解馋的，所谓各有天命吧。有了如此想法，便也不再为自己的此种生存所惑，傻乎乎且乐呵呵地每天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至于结果，结果是上帝的事，谁又能断言上帝在什么地方呢？

卖竹笛的少女

（诗） □陈海潮

把山歌一节一节
植进一种植物
沿街按响心律的少女
如刚钻出泥土的竹笋
穿一身绿色
向城里人兜售着
家乡亮丽的歌喉

异乡午夜的街头
卖竹笛的少女
在铺着红色地毯的门槛前
绕来绕去

弄眉挤眼的霓虹灯下
卖竹笛的少女
枕着都市的爵士乐入梦了

有一双双金黄的手指
把她们滴翠的身躯
凿成一支
金笛
亲吻着城市的嘴唇

家乡的男男女女
自笛孔中
探出头来

我比你声大 东生

小幽默

运气真好

一场大吵过后，丈夫开始清理自己的衣物，并将它们装进皮箱。太太觉得苗头不对，哭着说："你要去哪里？""不关你的事，我们已经完了。我要去遥远的地方。"他说完猛力推门出去。可不久他又回来，打了个寒噤说："这次你运气真好，外面正在下雪。"

秋天落叶

夫妇俩一起去参观美术展览，当他们面对一张仅以几片树叶遮掩羞部的裸体女像油画时，丈夫立刻目不转睛了，半天不想走开。妻子狠狠地揪住丈夫吼道："喂！你是想站到秋天，等树叶落下来才甘心吗？"

楼顶的小树

（散文） □文／邢建海

十年前，我家刚刚搬进现在住的这栋旧楼房。那时每当写东西倦惫时，便走到阳台上，伸胳膊伸腿活动几下。偶尔一次仰头斜视，透过窗户看见对面楼顶的水泥滴水沿上，长着一棵约有半尺高的小树，树上还长出了几片叶子。远远看去，树虽小但很精神，点点绿色在春风中摇曳，我一下喜欢上它了，可就是认不出是什么树。这个春天里，我几乎每天都要到阳台上去望望它，不见它仿佛少了什么似的，不能安坐于书桌前。但过了一个冬天便忘记了它，直到最近大约是一个多雨的日子，我正一人在屋里闷坐，不知怎的，忽然想起了对面楼顶上的那棵小树。我急忙来到窗前：那棵小树居然还活着，竟长得有一米高了。小树杆虽显得有些弯曲，叶子倒比那时多了许多，仍旧绿意盎然地立在那儿：原来竟是一棵柏树。这一发现给我一阵莫名的惊喜：历经10个寒暑，这棵早被我遗忘的小树，现在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突然出现在眼前，太令人兴奋了！

我当时的烦闷一扫而光，心想这粒种子是何时，又是怎样到这楼顶的呢？或许是从鸟儿嘴里滑落的；或许是施工中掺杂在水泥中的；或许是风的缘故吧？总之，不甘寂寞的它，艰难地从缝隙中生长出来。如今，姹紫嫣红的时节，在没有一点泥土的屋顶上，还是满怀希望地努力生长着。

我惊奇，这粒小小的树种，意然能在坚硬的水泥板上找到栖身的缝隙，一年年顽强生存下来。它的根一定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把水泥缝隙塞得满满的吧？

严冬的风雪中，它孤零零地兀立在高不胜寒的地方，任寒风掠去最后一片枯叶；在烈日的酷暑中，它忍耐着饥渴，耗尽了体内的能量。而就在它的脚下，那铝合金封闭的阳台里，一排花盆中的花草正在冬天温暖如春，或是在夏天阴凉的房屋里争奇斗妍，开花结果，供人消闲观赏，有人会时时给这些花草松土、浇水、施肥，但有谁去理会这棵又丑又小的树呢？

想必无论严冬，还是酷暑，还没来得及致它于死地，春天就又来了。春风中，这棵历经磨难的小树苏醒过来，轻轻抖落身上的风尘，悄悄地发了芽，艰难地长出可人的绿叶，昂扬地向大自然展示自己独有的春色。

是的，他让恶劣的自然环境压弯了腰，或许会有人鄙视它的丑陋与不成材，但小树不管这些，仍是那样达观地充满自信地活下去了。它也许永远长不成一株参天大树，但它却没有一点儿忧怨，一丝丝悲观。它傲然俯视着脚下这些竟相争荣的同类，以自己非凡的经历默无声息地显示着它的自豪：生命只有一次，即使不能轰轰烈烈，但我曾经实实在在地活过。

泌尿患者的福音

省军区兴庆路30号干休所门诊部泌尿病专科由经验丰富的医师应诊，采用"一针灵"系列进口新药、治疗由各种病毒、细菌引起的男女小便刺痛，尿道口红肿，灼热、流脓、淋漓不尽，尖锐湿疣(起菜花、长肉芽1—4天脱落)，非淋菌性尿道炎、慢性尿道炎、粘稠分泌物增多、注射一针疗效独特、具有安全高效、快速治愈不复发等特点，并为患者保密，是泌尿病患者的理想选择，节假日不休，来诊请找祝大夫。

地址：西安市兴庆路30号干休所门诊部，乘102、602、43、8、28、401、512路兴庆路下车，什字往南200米(皇后大酒店南200米兴庆公园东门斜对面)。

本报社址：西安市莲湖路143号 邮政编码：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各部室电话：政文专刊：7344614 经济专刊：7344649 劳动专刊：7337708 北国周末：7344642 美编室：7344654 广告部：7321847 办公室 财务室：7210619 本报传真：7344613 照排室：7322446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刷